



Western History of Medicine

西方医学史

余前春○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西方医学史

主 编 余前春

编 者

余前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
张懋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姜叙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人民卫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医学史/余前春主编.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117-10718-1

I. 西… II. 余… III. 医学史-西方国家
IV. R-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9021 号

西方医学史

主 编: 余前春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继线 010-67616688)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 3 区 3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http://www.pmph.com>

E - mail: 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67605754 010-65264830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5×1000 1/16 印张: 14.5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10718-1/R · 10719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87613394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销售部联系退换)

序

我在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时，一直主张医学生要学医学史，却苦于寻觅不到合适的主讲教师。学医的学者未必对历史感兴趣，更少对历史有研究的，而学历史的学者则不谙医道，想必难以教好医学史。直到在美国费城，我遇到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友余前春学长，重新唤起了我要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开设医学史课程的热情。

余前春学长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教授。他不仅在医学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酷爱历史，尤其对西方医学史颇有研究，并收藏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反映医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照片。余前春学长确实使我眼前一亮，在我看来，他是讲授医学史的不二人选。我当即邀请他来医学院开设医学史课程。出于对母校的拳拳之心，他欣然允诺。

我认为，医学生学习医学史有几方面的益处，一是有利于医学生认识医学发展的历程，把握医学发展规律；二是有利于医学生总结医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三是有利于医学生学习前人的德行，明确自己的责任，提高自身道德和职业修养。我相信，余前春学长主编的这本教材定将成为医学生了解和学习医学史的重要媒介。

上海市副市长、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
原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

沈晓明

2008年5月30日

前言

这本《简明西方医学发展史》主要是根据近几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对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的内容写成的。而这门课的开设,源于2004年春天在费城同沈晓明教授的一次聚会。当时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沈晓明教授率团访问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我曾有幸在住处为来自母校的朋友们接风。席间大家谈到了一些与医学史有关的话题,沈校长忽然“心血来潮”,点名要我利用在美国收集的医学史料,回国为学生开设一门《医学发展史》课程,并将此作为医学生人文教育系列“博极医源”的一部分。沈校长回国之后,随即要求有关部门同我联系,落实此事。虽然我的专业并非医学史,但作为老校友,我感到责无旁贷。经过了一年多的准备,于2005年秋季开始对医学生开设了《西方医学发展史》的讲座,内容包括从古希腊时代到二十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西方医学,选择性地介绍西方医学在每个关键历史阶段的发展和代表人物,也尽可能涉及西方医学所处的历史人文背景。

我在赴美留学之前,曾受到病理学教研室凌励立教授和梁蒲芳教授两位恩师的直接影响,已经对医学史有些兴趣。在美国的二十多年里,又先后生活在马里兰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几所历史较久的学府。由于业务上的来往,同耶鲁大学、霍普金斯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也有过较多的联系。这些学校都比较重视医学史,拥有较为丰富的典藏。特别是哈佛医学院康维图书馆、耶鲁医学院柯兴医学史图书馆、费城医师学会珍本图书馆的医学史藏书,对编者都有过较大的影响。这对学习医学史,可算是近水楼台。我利用这种便利,陆续收集了若干与医学史有关的资料,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捐给母校图书馆,充实医学史阅览室。这些资料,就是我在上海交大医学院为学生开设《西方医学史》课程的主要内容,也是这本书的编写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医学院里,医学史是一门人文选修课,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教科书。也极少有专职的“医学史教授”,一般都是由喜欢医学史的其他教授开设讲座。作者最初接触的是马里兰大学内科学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开设的《医学史》讲座,每月一次,由系主任 Theodore Woodward 教授主持,霍普金斯内科学系主任 Victor McKusick 热情参与,内容丰富多彩。其他医学院则由病理学、外科学等不同专业的医师分别讲授。

我们在编写这本《简明西方医学发展史》之前,主要考虑到医学生的实际情况,认真参阅了若干部较为常见的《医学史》专著,最终决定在写作格式上借鉴耶鲁大学纽伦大夫(Sherwin Nuland)为医学生所著的《名医》(Doctors)一书,“以人为史”,以较为活跃的笔调集中介绍医学史上的关键人物及其贡献。近年来另一本由 Alder 所著的医学史专著《医学创举》(Medical Firsts)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颇受读者欢迎,也容易为学生所接受。这种写作略带“报告文学”风格,但不求华丽,所有内容都进行反复考证,力图有据可查。有些内容在历史上的说法本来就不一致,作者采用多数人的说法;如果通过考证仍无法确定,则注明为一家之言。完全排除“野史”、“秘史”、“外传”的说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本书是以介绍西方医学发展史为主,但我们不应当忘记:中华传统医学不仅为本民族的健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在世界医学史上留下了极为灿烂的一章。中国是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绵延至今、不曾中断过的古文明。她不仅以各方面的科技发明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也以丰富的传统医学宝库有效地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与发达。中国医学在世界上较早地摒弃神道医学,跨入经验医学阶段,提出了系统、完整的步骤以观察、了解疾病,确立了根据病人的客观症状和演化“辨证施治”的理性原则。数千年来,中国医学界不仅名医辈出、发明了针灸、草药、方剂,还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医学典籍,对人体与环境的关系、脏器病变与体表征象的关系、疾病的成因与转化、诊断、治疗、健身以至养生,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古希腊医学家提出的“四体液”和“灵气”(Pneuma)概念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和“元气”之说也颇为相近,都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色彩。所以,否定中华传统医学的说法是狭隘的、不严肃的。但因为本书作者非中医专业,学识有限,加之国内已有不少关于中国医学史的精彩之作,本书将不再包括中国传统医学史,以免重复与牵强。

这本书虽然由少数人执笔,但始终凝聚着上海交大医学院不少人的心血。除了沈晓明校长的推动和关注之外,黄钢、钱关祥副校长、姜叙诚医师始终给予热情支持,教务处富冀枫、唐红梅二位医师都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沈晓明校长虽然已经离开交大医学院,担任政府要职,却欣然同意为本书作序。原上海医学情报所所长、第二医科大学图书馆馆长钱本余老师,虽然年逾八旬,也爽快地接受作者恳请,参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一章的编写。上海交大医学图书馆张文浩馆长,对本书的编写热情相助,提供了许多急需的资料。我的家人陆敏敏和爱子渭远也对本书的写作和进展倍加关注。在费城和上海的许多朋友们时常询问本书的进展。作者还要特别感谢哈佛医学院康维图书馆(Countway Library)珍本藏书室、费城医师学会(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珍本图书馆、以及费城两位图书管理员 Lisa Gensel 及 Joan McKenzie 的多次无私相助,提供了各种便利,使作者不仅接触到许多医学史珍贵典籍,而且特许拍摄、复

印某些关键内容,以便研究教学之用。我还要感谢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实验室的同事们,恪尽职守,使我有机会投入较多的“业余时间”从事本书的编写。我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者的恩师,著名病理学家凌励立教授,不仅长期关注这本书的进展,而且在耄耋之年,以久病之躯,仔细阅读了本书的多数原稿,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本书基本上保留了凌教授的修改意见。遗憾的是,老人家已于2007年10月20日在多伦多谢世,终年87岁,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我们谨以此书,告慰凌教授在天之灵。

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潘丽女士虽然过去与作者素不相识,却以高度的热情和丰富的经验为本书的规划、编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她对本书提出的许多中肯的修改建议,更为本书增色不少。这本书的诞生,与她的努力密切相关。我们对她的感激之情,绝非寥寥数语所能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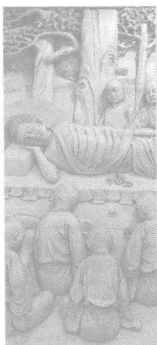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全系医科毕业,均非历史或“医学史”专业。我们从事医学史的探索与教学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尝试,意在启发新一代医学生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诚恳希望读者及医学、史学界同道不吝指正,以求逐步完善。

本书定稿之时,正值四川省汶川大地震之后。一大批医务人员正在地震灾区为伤病员服务。面对百年不遇的天灾,广大医务人员无私无畏,尽心尽力,表现出千载不渝的天职和崇高医德。我们谨以此书,对奋战在救灾第一线的医学同道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余前春 2008年5月27日于费城

目 录

序.....	1
前言.....	2
第一章 医学:古老的职业,崇高的使命.....	1
第二章 希波克拉底与古希腊医学	12
第三章 亚历山大利亚与希腊化时代的医学	20
第四章 盖伦与古罗马时代的医学	25
第五章 文艺复兴与人体解剖学的崛起	32
第六章 哈维与心脏运动及血液循环的发现	46
第七章 莫甘尼与器官病理学	57
第八章 听诊艺术的奠基人—莱奈克	66
第九章 十九世纪—科学飞速发展时代的医学(上)	78
第十章 十九世纪—科学飞速发展时代的医学(下)	88
第十一章 微尔啸与细胞病理学的兴起	99
第十二章 弗莱明与第一种抗生素的问世.....	111
第十三章 西方医学在美国.....	125
第十四章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	144
第十五章 医学长河,永流不息	176
主要参考书目.....	182
特别鸣谢.....	185
Addendum-Lecture Outline	186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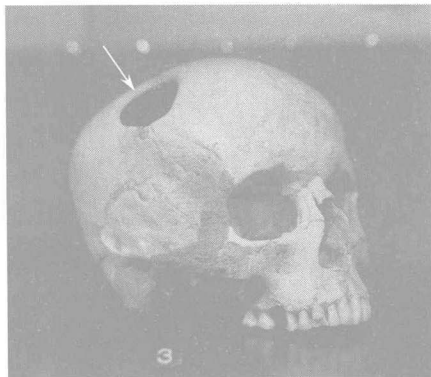
医学：古老的职业，崇高的使命

一、医学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医学是伴随着人类的第一声啼哭跨入历史长河的。在医生看来，人类真是一个多病多灾的群体。自从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第一天起，就面临各种疾患和外环境的挑战与威胁。早在人类刚刚直立行走、社会还处在采集、狩猎的母系氏族阶段，处在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早在没有国王、贵族、平民、乞丐的时候，没有弓箭、火药、文字、罗盘的时候，就无法回避分娩、饥饿、创伤、流血、中毒、衰老和死亡，就需要寻求特殊的帮助。这些为早期人类社会提供特殊救助的活动，很可能就是医学的萌芽。

医学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同样久远。不过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的疾患和医学的初期阶段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只能借助考古的发现来推测。这也许可以称为“考古医学”或“医学考古学”。

由于软组织的病变在死亡之后难以保存，目前绝大多数疾病考古的依据来自骨骼的病变。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地就陆续发现了远古人类疾患的确凿证据，其中就有类风湿关节炎和骨结核的痕迹。早在 1891 年，法国医生杜布瓦(E. Dubois)在爪哇岛上发现一根四十多万年前的猿人股骨，上面就明显地保留着骨肿瘤生长的遗迹。也有人在恐龙的化石上看到了脊椎骨肿瘤。而令人尤为惊叹的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采用奇妙的**钻颅术**(Trephining; Trephnation)解除



一位年龄约 17 岁少女的颅骨及右侧遗留的钻颅孔。颅孔边缘光滑，显然这位患者在钻颅之后曾经生存过，并且有伤口修复、愈合的痕迹

人类的某些病痛。十九世纪后叶,陆续有考古学家和医生在法国中部、苏格兰地区和南美的秘鲁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人类头颅骨,属于新石器时代。有的颅骨上还保留着人为造成的**颅孔**。这些颅孔大多为圆形、椭圆形,偶尔为方形,显然不是意外的创伤所致。它们的部位,有的在额骨,也有在枕骨。多数为单孔或双孔,极少数甚至有五孔。有的颅孔边缘颇为平整、光滑,显然与伤口的部分愈合有关。

在远古人类看来,人之所以生病,特别是那些表现为头疼、眩晕、或者癫狂、神志不清的疾患,是因为受到了神灵的惩罚,或者是有某种魔鬼侵入了躯体。而驱逐魔鬼的最佳方法,就是在病人的头部开孔,以便让魔鬼得以逃逸、患者得以解脱。在数千年之前,采用手工打制的燧石刀、石锯在患者的头颅上开孔疗疾,这需要何等高超的勇气和手艺!这也许可以称为是最古老的“**颅脑外科**”手术了。当然,也有的颅孔尚未完全开凿成功,只在颅骨上留下了规则而明显的刀痕和锯痕。可以猜测,这些不幸的患者很可能在钻颅过程还没有结束,就撒手人寰了。

远古人类更为保守的驱病方法就是采用一定的祭奠仪式,祈求神灵的宽恕,或者驱赶入侵人体的魔鬼。这一般由祭司、巫师一类的神职人员来主持。这种远古的驱病之术的遗迹,至今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和世界上不少国家依然可以见到。即使在美国这样科技发达的国家,依然有人患病之后只信奉祈祷而拒绝求医,甚至因此导致病人的不幸死亡。

大约五六千年之前,人类终于迎来了第一个最辉煌的里程碑:发明了文字。人类的思维、人类的语言、人类的情感,第一次用特定的符号被刻画在甲骨上、石壁上、陶片上、草纸上,记录下来。人类历史的曙光终于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这标志着人类文明史新的开端。东西方各文明古国开始用自己独特的文字,在爱琴海地区、在尼罗河流域、在波斯海湾的两河流域、在远东的黄河、长江流域,为后世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其中就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医学遗产。正是从这些历史文献中,使我们有可能窥见远古人类对生命、疾患、死亡的认识,初步了解前人所采用的疗疾、驱病的各种手段。这些上古时代的典籍,也就是医学史的渊源。

古埃及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多年。但由于古埃及人使用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失传已久,长期以来没有人能够破译这种天书一般的文字。公元1799年,拿破仑的士兵偶然在地中海与尼罗河交汇处的小城**罗塞达**(Rosetta)发现了一块黑色的石碑,上面刻凿着公元前196年(**托勒密王朝**)同时用古埃及象形文、俗体文和希腊文颁布的诏书。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这块石碑,首次为破译古埃及文字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法国学者 Champollion 首先将石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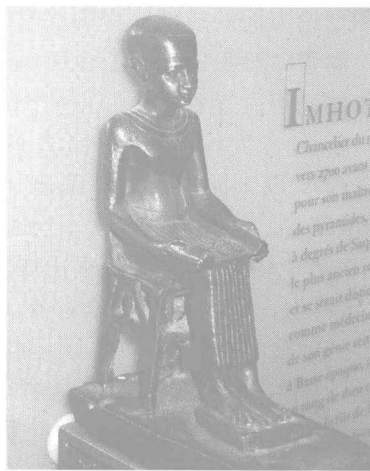
部分内容破译为法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宾西法尼亚大学文哲学会的三名学生终于将罗塞达石碑的全文译成英文,使世人得以了解古埃及的文献。

古埃及人的许多医学文献,都用象形文字或俗体文书写在一种用水草的茎秆压制成的米黄色“草纸片”(papyrus)上。这种功勋卓著的水草盛产于尼罗河流域,有些像中国常见的水香附,但茎秆部分可以高达三米以上;有些公园的池塘里也会少量种植以供观赏,后来就被称为纸草(papyrus papyri)。英文里的Paper(纸张)很可能就衍化于此。古埃及的草纸一般都比较厚而硬,既不易卷筒,也不便折叠,通常被切成一定尺寸用盒子保存。十九世纪末以来,这类用草纸写成的医学文献先后被发现、破译出来,而且大多以发现人的名字来命名。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史密斯外科草纸文稿(Edwin H. Smith surgical papyrus)和爱博斯医学草纸文稿(Georg Ebers papyrus)。这两部文稿,分别保存在纽约医学科学院和德国莱比锡的马克思大学。它们以特定的格式,比较明确地记载着大约公元前1550年至1600年间古埃及内外科方面的典型病例、临床经验和解剖学知识。在史密斯文稿中,甚至对颅缝、脑膜、脑脊液和主要脏器都已经有了记载。

据说古埃及医学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Imhotep的贤哲。他曾在埃及第三王朝的法老Djoser手下担任总管(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内阁总理之职),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600年,可能是宫廷内一位多才多艺、备受崇敬的官员。他管辖宫廷建筑、工匠、制陶、医事等多种要职。Imhotep不仅主持了金字塔的修建、发明了埃及草纸(Papyrus)的制作方法,而且一度还被认为是历史上



埃及纸草 Papyrus papyri。用这些普通水草制成的“埃及草纸”(Papyrus)曾为古埃及文化的保存与传播发挥过重要作用。摄于洛杉矶亨廷顿花园



古埃及医学的奠基人伊姆荷特普(Imhotep)铜雕像。巴黎卢浮宫藏品

最古老的医学文献“史密斯外科文稿”的作者。不过近代的研究提示,史密斯文稿的写作可能晚于 Imhotep,而且作者不止一人。也许因为 Imhotep 多才多艺,而且他的名字意味着“平和”,他被古代埃及人尊为医学之祖。

西方世界公认最古老的律法《汉谟拉比法典》(Hammurabi Code),是公元前一千九百多年前古巴比伦王国的国王汉谟拉比所制定的一部律典,并以被全文镌刻在石柱上昭告天下。这部法典中,对医生的行业规范和赏罚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如一位医生用铜刀为贵族切开脓疡、治好眼疾,他将获赏银币十枚;反之,如因此而导致患者失明或者死亡,则医生的一只手将被斩断。如一位医生以铜刀为奴隶切开脓疡、治好眼疾,他将获赏银币二枚。如因此而导致奴隶死亡,则医生必须赔偿奴隶一名;如导致奴隶失明,则医生必须赔偿奴隶身价的一半。据说在当年的巴比伦,号称“医生”的人比比皆是。人们常把病人抬到大街上,恳请过路的“有识之士”指点迷津、授以良方。这种情况下,自然令患者难辨真假医生。如此严酷的律法,对于限制庸医、保护患者,也许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中国传统医学虽然与西方医学有着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但其历史之悠久,目标之明确、成果之辉煌,举世无争。虽然西周以前的历史典籍大部遗失,至少从公元前 771 年(周平王迁都洛阳)以来 2700 多年的可靠历史记载,也无不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夺目光彩,其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就是医药学。中国甲骨文的“心”字分明就是心脏的简图,由上下两个心腔组成。数千年前这位造字的老祖宗显然是一位“有心之人”。他对实物的观察之细,描绘之真,令人拍案叫绝!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西汉的《扁鹊难经》、到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神农本草》,以及名医华佗,都集中代表了中国古代,特别是汉代,在医学经验和理论方面的成就。中国医学界所发明的针灸,正在全球受到日益广泛的采用。而李时珍集三十年心血所编著的《本草纲目》(1593),则是我国药学和博物学方面先于世界各国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公元一世纪古罗马伟大的博物学家普里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A. D.)以毕生心血编著了西方第一部百科全书《自然全史》(Historia Naturalis)。这部书就包含了当时所知的许多药用植物、动物以及医学知识。公元 79 年 8 月 24 日维苏威火山爆发,普里尼为了仔细观察和记录火山爆发的过程,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危险地带,最终被火山喷发的硫磺浓烟和大量粉尘窒息而死亡。他留下的笔记本上,还记载着生命最后一息所见到的火山实况。普里尼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献身科学的勇士。这部大作随后由他的侄儿整理、公之于世,在一千多年里被人们反复抄写在羊皮纸上,装订成书。在这部长达 37 卷的巨著里,有将近十卷是描述各种药用植物的来源、性状、用途和许多药用动物产品。

显然,医学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医学是人类最崇高的职业

从医学角度看,人类社会的进化与人类胚胎发育颇有相似之处。古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原始阶段的人类社会是平等的。这就像胚胎干细胞一样,每个人都具有等同的机遇。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职能、财富、地位、权力都不断地分化,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之中,有的君临天下,位高权重;有的人微言轻、食不果腹;或纵横疆场、或埋头书案;或德高望重、或口蜜腹剑;或种田养鸡、或传经布道。不过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所有这一切人群,包括医生自己,都无法摆脱生老病死的生物学规律,都需要寻求医生的救助。同一类型的疾病,在所有人中的临床表现、基本病理改变也颇为相似。而医生这一职业的存在,远在人类社会的高度分化之前。人类社会无论尊卑,都离不开医务人员的天职所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眼里无贵贱。从宏观角度看,医生无疑是人类这个大种群所分化出来的特殊体系,担负着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的使命。医学是人类的“免疫系统”,是人类最崇高的职业选择。所以古人常常建议有志青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三、医学生为什么要了解医学史?

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屈原曾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唐太宗也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医学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职业、最古老的学科。她绵延数千年的发展史,恰如一条漫长、曲折、永无止境的旅途。每一位医学生都处在这条路程的一个新的起点上:身后是医学的过去(上),面前则是医学的未来(下)。他们既是历史先贤的受惠者,也是历史新篇的缔造者。只有明白了自己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才能真正明白自己对历史、对医学事业所肩负的责任。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明志”。

医学是一门基于科学的人文学科。她的最高宗旨是为人类的健康服务。这就要求每一位献身医科、立志成为医学家的人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而不仅仅满足于做问病开药的医匠。了解自己本学科的历史,进而了解世界文明史,则是医学家提高自身文科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中国和世界医学史上,曾有过不少医科出身的学者后来成为颇有建树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古罗马的著名医师盖伦(Galen),十九世纪末美国著名医学家奥斯勒(William Osler)、神经外科学创始人柯兴(Harvey Cushing)、哈佛医学院院长赫尔姆斯(Oliver Wendel Holmes)、英国十七世纪著名医师布朗(Robert Brown)、耶鲁大学外科学家纽伦(Sherwin Nu-

land)、美国现代作家克里顿(Michael Crichton)都是这方面的杰出典范。这也许可以称之为“修身”。

临床医学需要随时与患者保持接触,追根溯源,不断了解病情的起始、转化以及对治疗的反应,这就是**病史**。而了解某些特殊疾病的起源,又对于防治这类疾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一位患者都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医史**”。一位成功的临床医师,常常对患者的病史了如指掌,经年不忘。这是临床医学家不可或缺的专业修养。这对于不断积累临床经验、制定最佳治疗方案、提高医疗质量、丰富医学教育,大有帮助。我国杰出的内科学家张孝骞教授,是这方面的光辉楷模。这可以称之为“**敬业**”。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简单地说,世上行医的人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医匠**(为赚钱谋生而行医)、**医生**(为治病救人而行医)、**医师**(为弘扬医学而行医)和**医学家**(为人类健康而行医)。一位称职的医务人员,至少应当是为治病救人而行医。这样的人不仅需要合格的医术,还应当具有医德,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和起码的历史责任感。一位成功的医师,则应当是精通医术、知识渊博的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校训要求学生“**博极医源**”,实际上包含了对学生**明志**、**修身**、**敬业**三方面的训诫。医生的服务对象是病人,即**患病的人类**。这就要求每个医学生不仅要理解疾病,还要理解人类。虽然每一位医学生不一定成为专职的历史学家,但不可对于医学的历史一无所知。因为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医学院目前所实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源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学派的西方医学,了解西方医学的发展史也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了。

四、学习西方医学史从何入手?

医学史就像人类历史一样,是一部浩如烟海、与时俱增、永无末章的巨著。数千年来,成千上万的医学先辈都在这部巨著上留下了自己的笔迹,令人望而兴叹。显然要“通读”这部巨著是绝无可能的。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性地探索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国外绝大多数医学院并没有统一的医学史教程和“标准教科书”,也极少有专职的“**医学史**”教授。医学史的讲授,通常都是由相关学科(如内科学、病理学或外科学)的教授来担任。一般说来,探索医学史的范围

大多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 医学在各文明古国的发展史

虽然医学的使命在世界各国是相同的,但她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影响下,又形成了对生命、疾病、死亡的不同观点、不同的治疗方法。古希腊医学体系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她也受到古代其他医学学派的影响。所以医学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探索、比较世界各文明古国所特有的医学体系、他们的兴衰、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为借鉴。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前时期的医学、古埃及医学、阿拉伯医学、巴比伦医学、古印度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等。这对于了解古希腊-古罗马医学体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医学各专门学科的发展史

早期的医学基本上没有分科。但随着医学事业的发展、经验与知识的积累,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专门学科。所以医学史的内容之一,就是探索各专门分支学科的历史,比如外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外科灭菌与消毒、病理学的发展、心脏病学的发展、皮肤病学的发展、儿科学的发展、接生与妇产科的发展、传染病学的发展、疫苗与免疫接种、X-光射线及医学影像学的发展等等。

(三) 医学基础学科的发展史

从十六世纪以来,在医学发展的过程中迎来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界对于人体结构、功能、疾病发生的机理的认识,被誉为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人体解剖学、胚胎学的发展、细胞的发现、心脏功能及血液循环的发现、外科麻醉的发现、细菌学及免疫学的发展史、抗生素的发现,都是最为辉煌的典范。

(四) 医学与人类历史的关系

疾病与人类为敌,由来已久。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数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如天花、鼠疫、霍乱、炭疽、结核病、黄热病,以及近年来传布全球的艾滋病。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特别是地震、火山爆发、严重水灾和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包括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以及核武器的使用),也会导致大规模的疾病传播。这些疾病常常在短期内夺去千万人的生命,对经济的发展、战争的胜败以至国家的兴亡产生巨大、持久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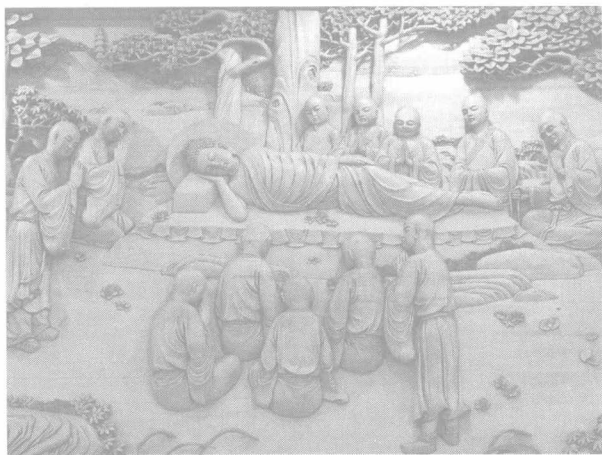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医学科学的发展,人类开始寻求各种有效的措施,包括国际间的协作,大规模地预防、控制以至消灭某些严重危害人类的疾病。最为成功的范例是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了天花。对鼠疫、霍乱、炭疽、黄热病、结核病的控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所以,研究医学与人类历史的关系,不

仅有助于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对于制定全球预防保健的战略措施,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五) 历史关键人物的疾病史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地位特殊的人物,比如秦始皇、汉武帝、拿破仑、华盛顿、孙中山、周恩来、基督、林肯、爱因斯坦、释迦牟尼、罗马教皇,他们对历史的进程、世界的面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些人物的一生,又常常遭受各种疾患的困扰。这些疾患不仅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起居,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情绪、思维和决策。探索这些人物的疾病史,常常是一种饶有趣味的研究,有助于在不同的角度观望历史的进程。这里所介绍的,就是两个有趣的“病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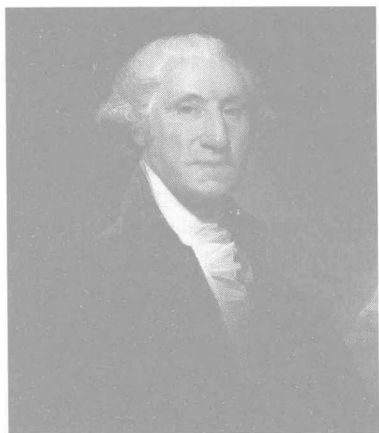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 563 年,比孔夫子早 12 年,正值中国的春秋时代,卒于公元前 483 年。他原为古印度净饭王太子,家有娇妻、锦衣玉食。他目睹世人种种苦难,遂发大慈大悲之心,决意弃家离俗,探索解救世人的途径。他苦心修行,终而觉悟,遍游天下,广结善缘,传布其道,被尊为佛祖。佛祖的最后几年,备受崇敬,所到之处都受到优厚的款待,也曾有过餐后腹痛的病史。一日他与弟子阿南来到一处山谷讲经,受到一位信徒的盛宴款待。其中有一美味,专奉佛祖,据说以猪肉烹制而成,深为佛祖所爱,乃尽情享用。可惜他随后即感到腹内不适,特嘱将那盘美食深埋于土,以免他人再食。不久佛祖腹内剧痛,开始便血,并感到口渴欲饮。为不打扰主人,佛祖决定与弟子离去。未走多远,佛祖就感到极为口渴、疲惫难行,遂憩于树下,急命阿南到河中取水解渴。饮水之后,佛祖略感缓解,便自己到河中沐浴、再饮,继续前行。还未走到前方的村庄,他又感到极度虚弱,复命阿南将衣袍铺地。佛祖向右侧卧于树下,虽然疲惫不堪



木雕画《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图》。摄于杭州雷峰塔内

却依然清醒,仍可与弟子及路人低声交谈。不久便安详闭目,平静而逝,似无痛苦之状。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医学界有人在仔细研究了释迦牟尼临终之前的一系列症状之后认为,佛祖晚年极有可能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消化性溃疡。他最终因为过度饱餐导致肠道溃疡穿孔、大量失血、休克而圆寂,终年八十岁。杭州西湖畔新建的雷峰塔内的这一幅木雕,生动地刻画了佛祖圆寂时的情景。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于 1732 年生于弗吉尼亚州。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担任革命军统帅,击败了英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他又主持制定了美国宪法、维护了民主共和的国家体制、选定了国都,被誉为美国的国父。他在 1797 年谢绝了国民要他连任总统的请求,退归自己的家乡维能山庄 (Mount Vernon)。一般人很难想象,身材魁梧的华盛顿总统其实体质脆弱,长期生活在病痛之中。他靠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完成了国家独立的辉煌业绩。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四十岁左右因病谢世。他本人从十七岁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开始就遭受到疟疾、天花的折磨,虽然死里逃生,面部却留下了永久的疤痕。他在照顾患结核病的弟弟时,自己又罹患了结核性胸膜炎。刚满二十四岁的华盛顿,又先后与流感、痢疾结缘。即使在总统任期内,也曾不止一次复发疟疾和流感。他私下里多次流露过对自己体质的担忧。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最后夺去华盛顿生命的,竟是当时认为“最可靠的治疗方法——放血疗法”。

1799 年 12 月 12 日的维能山庄,雨雪交加。年逾花甲的华盛顿依然像往常一样,骑着马去巡视他心爱的庄园。等他回家用晚餐的时候,全身衣服已经湿透。戎马一生的华盛顿,对此毫不在乎。他连衣服也不换就坐下用餐。第二天一早,华盛顿开始感到喉咙有些痛。到傍晚时分,他开始发热,喉咙也有些变哑,但他依然没有在意。次日凌晨,他继续发热,喉咙疼痛加剧,讲话也有些困难。天明时分,夫人为他拿来一些自制的合剂,但华盛顿无法咽下去。总统的一位管家懂得一些放血的技术,于是被叫来为华盛顿作了第一次放血,约有 500 毫升,但总统的情况并无好转。医生随后到达,他给总统又施行了一次放血,并采用了其他辅助疗法。总统的病情依然没有改善。于是第三次放血。另外几位医生到达之后,又为总统施行了更大量的放血,这一次将近 1000 毫升。虽然有一位年轻医生表示反对,但华盛顿本人和另外三位医生却坚持继续放血。这一次,血流的速度已经明显减慢。经过了总量达 2500 毫升的放血和辅助疗法,华盛顿的病